

由于长期蜗居小城，心情被钢筋混凝土围困，时而无端地怀揣一腔郁闷。一日，蓦然想起了当年下乡插队时曾生活过的农家小院。于是，赶忙呼朋唤友，前往辽南山区那心仪已久绿树环抱的小山村。

当汽车驶进辽南山区，视野中的地形地貌也起伏跌宕起来。这是四十年前我时常走过的路，当年还只是条狭窄崎岖的山路，现如今已经是开八条车道的高速公路了。山脚下是漫无边际的山核桃、榛树和不知名的藤蔓植物，一方方整齐的果园错落其中，使莽莽苍苍的山野平添了几分娟秀。

当年插队时，我们6个男女同学组成的“知青点”设在生产队长刘大爷家里，他家有正房五间，由夫妻俩和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居住。院子里，栽有苹果树、梨树、李子树、樱桃树，种着茄子、芸豆、丝瓜、西红柿等蔬菜。每年初夏，刘大娘和女儿翠花都把丝瓜、葫芦等蔓藤作物精心搭起豆棚瓜架，几天的工夫，偌大的棚架就爬满了一层层油绿，遮蔽起一片浓荫，加上精心浇水施肥，整个小院藤蔓盘绕、绿荫如盖。刘大爷一家待我们极好，嘘寒问暖、呵护有加。每天出工，并不派我们重活，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哪能指望你们去种地啊，只要把嫩身子练结实了就好，迟早要去干大事的。”“青年点”本来是单独开伙，同学们轮流做饭，但是没人能做好饭，特别是那口一米直径的大锅和催火用的风匣子，更是一窍不通。于是，我们多数是与刘大爷一家搭伙吃饭，俨然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每到傍晚收工，我们老远就闻到了用虾酱、鲜玉米、碎辣椒、芸豆丝爆炒的香味；土豆烩熟加上点猪油，用农家大酱调成泥……绿荫瓜棚之下，我们几个同学和刘大爷一家常常边吃边聊，直到月上中天。

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汽车很快驶进了我曾插队的石门村。循着熟稔的村路，到了刘大爷家。离开这里三十多年了，此间也曾返乡几次。大爷、大娘已经仙逝多年，女儿翠花嫁到外村，已经做了姥姥，二儿子大学毕业分配在外省工作，与我同龄的大儿子春厚已经退休。听说我要来，他约在了市里工作的儿子、儿媳，带着孙子和周围的乡亲们迎接我们，问长问短。细看我曾生活过的农家小院，也是今非昔比了。那一排五间的门房已经荡然无存，代之以透明的院墙。五间正房原是草苫的尖顶，如今已翻建

人间有味是清欢

王本道



王本道

上了热腾腾的饺子。一千年前，苏轼被贬黄州期间，曾与泗州友人刘倩叔共游南山，友人以山野菜招待，对此东坡先生诗兴大发，感叹：“人间有味是清欢。”想那苏东坡，虽然后半生颠沛流离，屡遭贬谪，但在得意之时也曾做过皇帝的近臣高官，住肴美酒锦衣玉食自在不下话。但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因个人得失而奴颜婢膝，一生追求人间之真味。细细想来，这实在是做人的真谛。人生苦短，去日苦多，生活的表象多姿多彩，其内涵却纷繁复杂。只要尽心尽力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就全然不必去为猥琐之事烦恼。时常将自己消融在大自然之中，宛若仙居，不被衰淡，不被污染，不为世俗所困，让心绪于澄明宁静之中羽化而升华。

趁着拥有生命，我要时常光顾我的农家小院，尽享人间“清欢”之真味。

淘

提出，杂志社办家书店，即使挣不了什么钱，起码可以借此扩大影响，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采纳了她的意见。书店想请名家题写匾额，我自然想到了汪老，汪老文章写得好，这是圈内人公认的，汪老的书画也好，这连圈外人都了解。凭我跟汪老的交情，我想老人总会不会拒绝，就在一天下午，带着两瓶好白酒，一行三人来到汪老虎坊桥新居，请老人给书店题写匾额。汪老欣然命笔书写“百草园书屋”五个大字。

我想，既然来到了汪老家，总不能空手而归吧，得跟老人家讨幅字，可是又不便跟汪老明说，就翻弄书桌旁字纸篓，汪老看到就问：“你这是干什么啊？”我说：“看有没有您扔掉的字画，我们好捡一两幅啊。”汪老拿眼睛瞪了我，把我的胳膊一拨弄，说：“去，要什么字，谁都要，说。”听说话的口气，老人今天情致不错，竟然如此爽快答应，我们三个人每人讨一幅，这是情理之中的事。除此而外，得寸进尺，我又用

得成效的！像广州那样开风气之先，做扎实工作，一定会取得成效的！

大地慢第

成了乌瓦青石的宽敞瓦房。只是那院落依然如故：瓜棚豆架，绿树浓荫、蝉鸣鸟唱，白色的葫芦花、淡黄的丝瓜花疏密有致，浓密的枝叶间垂挂着一个个小巧的果实。热情的主人引领我们房前屋后，屋里屋外转遍之后，依然在绿荫瓜棚下团团围坐。虽然老屋已经翻建，室内的陈设也同城里一样“现代”，但是这朴实无华的院落还是让我找回了四十年前的感觉。春厚的妻子——当年我的知青伙伴还依旧是那样快言快语。她喋喋不休地说：“王哥，听说你要来，我带着两个儿媳老远的跑到翠花那儿学艺，她和俺娘当年做的那几道菜算是学着做出来了，也不知味道对不对？难得你还有这份心思啊！”说罢，赶忙招呼着两个儿媳上菜。

本来就是农家女，自小随着妈妈围着灶台转，做出的菜味道自然不会差。只是当年乡下油水少，一年只靠杀年猪攒下的一缶猪油，平时做菜舍不得多放，菜的味道自然显得清淡。如今油放得多了，反倒感觉发腻。饭桌之上，我发现多了两道菜，清香可口，却没见过。问过主人之后，女主人笑盈盈地说：“是野菜呀，一个是扫帚菜，一个是苋菜。”我问：“当年怎么没见上桌呀？”她说：“那时，乡下人饥困着，这些野菜也十分金贵，没待长大就被人采光了，现在日子富裕了，房前屋后都长满了呢！”轮到吃主食时，两个年轻的媳妇端

上了热腾腾的饺子。

一千年前，苏轼被贬黄州期间，曾与泗州友人刘倩叔共游南山，友人以山野菜招待，对此东坡先生诗兴大发，感叹：“人间有味是清欢。”想那苏东坡，虽然后半生颠沛流离，屡遭贬谪，但在得意之时也曾做过皇帝的近臣高官，住肴美酒锦衣玉食自在不下话。但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因个人得失而奴颜婢膝，一生追求人间之真味。细细想来，这实在是做人的真谛。人生苦短，去日苦多，生活的表象多姿多彩，其内涵却纷繁复杂。只要尽心尽力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就全然不必去为猥琐之事烦恼。时常将自己消融在大自然之中，宛若仙居，不被衰淡，不被污染，不为世俗所困，让心绪于澄明宁静之中羽化而升华。

趁着拥有生命，我要时常光顾我的农家小院，尽享人间“清欢”之真味。

成了乌瓦青石的宽敞瓦房。只是那院落依然如故：瓜棚豆架，绿树浓荫、蝉鸣鸟唱，白色的葫芦花、淡黄的丝瓜花疏密有致，浓密的枝叶间垂挂着一个个小巧的果实。热情的主人引领我们房前屋后，屋里屋外转遍之后，依然在绿荫瓜棚下团团围坐。虽然老屋已经翻建，室内的陈设也同城里一样“现代”，但是这朴实无华的院落还是让我找回了四十年前的感觉。春厚的妻子——当年我的知青伙伴还依旧是那样快言快语。她喋喋不休地说：“王哥，听说你要来，我带着两个儿媳老远的跑到翠花那儿学艺，她和俺娘当年做的那几道菜算是学着做出来了，也不知味道对不对？难得你还有这份心思啊！”说罢，赶忙招呼着两个儿媳上菜。

本来就是农家女，自小随着妈妈围着灶台转，做出的菜味道自然不会差。只是当年乡下油水少，一年只靠杀年猪攒下的一缶猪油，平时做菜舍不得多放，菜的味道自然显得清淡。如今油放得多了，反倒感觉发腻。饭桌之上，我发现多了两道菜，清香可口，却没见过。问过主人之后，女主人笑盈盈地说：“是野菜呀，一个是扫帚菜，一个是苋菜。”我问：“当年怎么没见上桌呀？”她说：“那时，乡下人饥困着，这些野菜也十分金贵，没待长大就被人采光了，现在日子富裕了，房前屋后都长满了呢！”轮到吃主食时，两个年轻的媳妇端

社科院研究生院赋

李东东

时维戊子，序属三秋，金风送爽，天高云淡。建国门内旗飞五色，西八间房书香一院。师长扶往，其情切切；学友携归，其心拳拳。君不见八方同贺四座欢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三十华诞。

研究生院，开风气先，春风一枝，创业维艰。曾忆开帷岁月，神州百废待兴，教育蹉跎十年。桃李手起家，戮力同心，上下求索，大志弥坚。系设十又有四，地分京师八面。导师尝苍髯皓首，学子或长幼比肩。白驹过隙，后浪催前，黄舍忽忽升载，人才泱泱。风虎云龙搏击大江南北，建功立业留碑百姓心间。

研究生院，笃学慎思，明辨尚行，志存高远。业精于勤，读万卷书焚膏继晷；行成于思，走天

下路攀岳登山。以华夏国情为本，壁立千仞；应世界潮流之变，海纳百川。旁搜远绍，兼收并蓄，原无论东学西学；校短量长，穷幽极微，都只为正本清源。仰观宇宙，背负青天，志在中华崛起；俯察民瘼，脚踏实地，胸怀万姓平安。

研究生院，大器初成，与时俱进，一往无前。系开三八，枝繁叶茂；导师千家，声高望远。桃李天下，卓荦为杰；春华秋实，启后承前。以庙堂之音立魂魄，援幸辅之贺照肝胆。先生殷殷授业，图永固红色江山；后学喁喁求知，谋再造绿色家园。有枢要，出疆吏，多学贤；保社稷，立功业，建新言。君不见百舸千帆竞向东，争为那千秋宏图，万众和谐，三个代表，科学发展。



仕女(中国画) 稀林

试探的口吻，给刚调来中国作家协会的王巨才讨字。汪老听说巨才是书法行家，立刻来了精神，展纸挥毫立马书写一幅。几年后巨才赠我一幅字，我表示感谢时，巨才还说：“我得谢谢你，当年要不是你，我还讨不到汪老字哪。”

当我们带着如此“丰硕成果”以及满怀的喜悦回来，中国作协机关有位朋友，听说后很是羡慕，他对我说：“还是你面子大，一次就要汪老那么多字。”我珍藏的文人书画中，老一辈作家赠我的书画，除了艾青、秦兆阳二位有多幅，下来当属汪老书画，大概总有三四幅吧。起初还经常悬挂厅中，后来怕落土蒙尘，就小心地包装收藏起，逢年过节或换季时，才拿出来欣赏。汪老赠我书画的情景，每当此时，就会清晰地重现眼前，更加怀念这位老作家。

如今汪老不在了。想想他生前往事，我常常暗自感叹：那是一位多么优秀的作家，那是一位多么善良的老人。读他的文学作品，读他的书法绘画，你总有种安详之感。可惜这样的作家，如今太少了，文坛就显得喧闹。然而作家心境的安详，绝对不是刻意包装的，完全是自身修养使然，没有那样的文化底蕴，没有那样的练达人生，就不会有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文人应该具有的高贵和清雅。难怪汪老谢世后，我读到好几篇文章，都在称汪老是一位真正具有文人气质的作家。

随着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发展的加速，人口流动的加剧，许多民间艺术随之日益衰落消亡。一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正随着一些老艺人的相继离去，慢慢地失传。更严重的是，受到市场经济影响当下，很多文化人特别是年轻人不肯学习这些传统有多少市场吸引力的传统艺术，致使老艺人找不到传承的弟子，民俗文化的传承后继乏人。

我国政府也开始意识到保护民间艺术的紧迫，从二〇〇四年起已经逐步启动相关保护工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铁梁认为，当前主要问题是：人才不足、人力不够是首要的问题。经费严重不足是困扰民间艺术文化抢救者们一大难题。目前我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进展很不平衡，有的省市自治区工作成效大，影响大，成果多；有的地方粮草没有，兵马未动。每个项目的实施也存在进度不一、效果不一的现象。

像广州那样开风气之先，做扎实工作，一定会取得成效的！

大地慢第

家里要来客人了，家长一般会叮嘱孩子：收拾一下房间，见了客人要有礼貌，主动称呼人等等。同样的道理，像奥运会这么大的盛会，作为东道主的我们，以崭新的精神风貌、优质的文明服务，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宾朋，让他们吃住顺心，赛得舒心，玩得开心，进而领略一下五千年文明古国的魅力，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可是洋人走后不久，人们发现“鸟巢”附近的草坪上躺满了游客，纸屑遍地；一度销声匿迹的公交车站不排队、公共场合吸烟、肆无忌惮地打手机等不文明现象又多起来了，甚至连中超球场上也发生了群殴事件。

于是，有人慨叹，奥运一完，国人的文明就出现了滑坡。也有人认为，这才是国人真实的文明水平，奥运期间的文明多多少少带有一些策划的、表演的、强制或克制出来的味道，或者叫非常态文明。为什么叫非常态？因为它不是出于习惯、出于自然。

不错，真正的文明是一种习惯，与家里来不来人，国家举办不举办奥运会没多大关系。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高声喧哗、不闯红灯、公共场合不吸烟、女士优先、自觉排队、人与人之间保持合理距离等等这些早已成为常识，成为西方人文明习惯的事情，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却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成人普及，实在叫人有些脸红。可是，“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养成一个好习惯很难，养成一个坏习惯却很容易，而要改掉一个坏习惯则难上加难。

一个人如果已经习惯了不文明，那又如何呢？除了吐一口痰重罚50元之类的经济手段外，关键还是要“化”——内化、融会。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你是一个有修养的君子，你的言谈举止自然也会是文质彬彬的。可是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随地吐痰、乱扔纸屑、勇闯红灯、自觉加塞的一些人颇有文化人的模样，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原因即在于他们所学的文化知识只是外在的，没有内化为他们心灵的一部分，所谓有知识没道德，有文化没文明，他们是里外两张皮。正是因为这样的人多了，文明陋习改起来才难乎其难。

走一步石路，烙得心头阵阵疼痛。二氧化硅很丰富，村民的汗水很丰富，只有水很贫穷。

《废墟上的歌者》召开研讨会

安徽文艺出版社为诗人王明韵的诗集《废墟上的歌者》举行新书发布会暨作品座谈会。

来自北京、福建、安徽的三十多位评论家、作家、诗人对作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悲悯的情怀及作品中呈现的美好的、人性、丰富的内涵给予了肯定。诗风清新自然，语言质朴，呈现诗人的独特观察方式与思维方法结合的诗境。原外交家李肇星说，这是诗人冒着余震，亲临地震灾区的心灵写真，是圣洁的情感。《废墟上的歌者》无声地读者注入与灾区同胞同呼吸、共命运的悲壮、激情和力量。他歌唱的不只是废墟，是对人民的深情。

（黄微蓝）

自己喜欢收藏，正是这份爱好，让我时常逛逛旧书摊或是旧物市场。并在这种爱好中与玉有了一个更特殊的“沟通”。两年前，我坐车前往天津沈阳道古物市场。当时，我去的时间已经不早了，可在一个不起眼的摊上，我却发现有几册看起来也许并不太让人注意的旧版书。其中，有一部书我觉得很完整。我蹲下来，翻了翻，原来是一部清代木版刻印的《古玉图考》，全套共4册，里面还有许多图录，是一部关于中国玉文化的研究著作。我对玉一直有一种情感，见是一部研究玉的著作，又是版本古籍，哪能放下？于是，我没有太多地还价，就收藏下来。回来后，我特意看了一下这部书，又查找了相关资料，原来，这部书在中国和世界上都占有重要位置。

这部书的作者是吴大澂（1835—1902），字清卿，号恒轩，又别号白云山樵、斋翁、郑斋。江苏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任编修、陕、甘学政，河南、河北道员，太仆寺卿，太常寺卿，通政使，左都御史，广东、湖南巡抚等官。为清末著名书法家、金石学家、古玩收藏鉴赏家。平生留心古器物搜集与研讨，著有《古璠补》、《斋翁诗文集》、《斋翁集古录》等书，吴大澂写这部书，是因为他喜欢玉，并精于鉴别。他说：“古之君子比德于玉，非以为玩物也。”另

一部《古玉图考》

其实老祖宗孔子早就给我们划定了一条文明的底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惜很多人没有认识到它的妙处。比如，当你扔纸屑的时候，如果想到这会给环卫工人增加多大的工作压力呀，你就会自觉地把它扔进垃圾箱；你要吐痰的时候，如果想到痰中全是病菌，病菌的传播会使人致病，你就会把痰吐在一张纸上包好，然后扔掉；你犯了烟瘾，在公共场所想吸烟的时候，如果想到周围有妇女儿童需要保护，不能让他们被动吸烟，你就会把已夹在手指间的香烟再放回去……如果每个人都能替别人想想，这个世界就会文明许多；如果一个人从这条底线文明出发，内外兼修，即可达到至高的精神境界。

文明是一种习惯，而习惯重在养成，一旦养成，也就不觉其难了。亮起红灯的路口，许多行人、自行车看没汽车，争先恐后地闯过去，一个家长拽着孩子的小手也要冲，可是孩子执拗地站住了，用稚嫩的声音说：妈妈，现在是红灯，不能过。在公园，一个刚学会跑的小朋友追着一片纸屑跑，最后把它捡起来郑重其事地投进垃圾箱。我想我们该为这样的孩子感到骄傲。

文明是一种习惯，这种习惯不仅仅表现在言谈举止，穿衣打扮，待人接物上——它们还只是文明的外在层面；讲究人的内在修养、讲究心灵美，这才是文明的内涵。一个人穿着大方，谈吐儒雅，举止得体，当然是可称道的文明习惯；而当我们看到一位普通的北京警察，多年来无偿献血73次，献血总量已超过上万毫升；一位生命垂危的教授，在捐献眼角膜证书上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这才是文明的自然流露，这才是令人折服的常态下的文明。

就眼下来说，恐怕还得请一些成人先从幼儿园小班学起，养成不随地吐痰、不高声喧哗、不闯红灯、不践踏草坪……的习惯，一开始他们会有些脸红，可是一定要学，要改，否则，就剩下国人陪着一脸红了。

一股甘泉，一脉希望，穿过冰凉的铁管，从祈盼中流出，以珠宝的光芒，滋润干裂的目光。

岩缝中萌出了一丛新绿，在山风中摇曳，欢乐的阳光。

长篇小說《雪祭》在京研討

由《文艺报》社主办的忽培元长篇小说《雪祭》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作协召开。来自北京、陕西、大庆的评论家、作家四十余人参加了研讨会。《雪祭》截取自发生于一九九一年的全国农村“社教”运动这一政治事件的一个片断。告诉人们：当下农村不仅需要打“坚”这样的好干部，更需要加大打击干部腐败的力度，这样的“三农”问题才能得到切实的解决。大家认为《雪祭》中的许多人物（包括反面人物）的性格既有多面性，又有统一性，每个反面人物都寄托着作者分明的爱憎之情。正确的道德判断和美学评价，显示了作者不同于一般小说家的创作主体性。作者忽培元一直担任行政领导工作，但在繁忙的工作中笔耕不辍，已先后出版多部作品。

（宋佳仪）

和学术界，在中国收藏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人们收藏的一个指南，还深深地打动了日本及欧美汉学家的古玉观，被学术界尊为圭臬。伯索尔德·劳佛是北美研究中国学术的先驱者之一，在他1912年出版的一部关于玉的专著中说：“由于吴（大澂）的材料的大考古价值，我几乎全部加以复述。”并这样评价吴：“吴大澂没有被旧的桎梏所束缚，也未曾被他接受过的学术传统所阻碍；他用清晰的开放的头脑，批判了注疏者对《周礼》、《古玉图谱》及许多其他著作的错误解释。他的常识指引他获得他的先辈预想不到的新的显著成果。……”

了解了这些，我心中对作者多了一份敬意的同时，更对这部书有了一种感情。文化的沟通是在各个方面的，后来我专门写过一篇有关的文章，发表在一家文化报上。没想到，一位编辑在看到这篇文章后，与我联系。我在电话中得知编辑先生喜爱玉，收藏玉，更注重研究玉，见到这部书，想了解一下这部古籍。我早知道这位编辑是一位文化人，喜爱收藏，精于文化事业。于是，我把书精心复印了一份，通过邮局邮了回去。编辑收到后，很感动，又特意发来电子邮件。我想，他是一位爱玉更深的人吧！